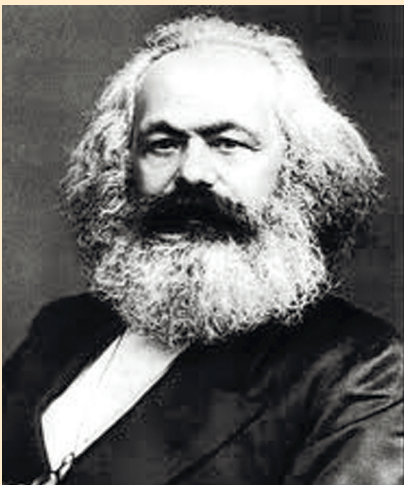


近日多家海外中文媒体披露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中共的鼻祖马克思早年由基督教转入魔教真实事件。引起了海内外人的关注。大陆一位多年来专门研究马克思理念的学者笔名紫电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在中国，它是写进宪法的正统的、官方强制推行的一种思想理念。青年人之中、特别是在学生中是以一种神圣的、唯一真理的这种形象出现。但马克思他的经历、这种实质，在年轻人中引起震撼。令这些年轻的学子面对诸多现实社会问题，在疑惑中找到了答案，原来这个主义本身就是邪恶的。”

他认为从中国这个现状、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今天，人们对这个主义，它的宣传效果和实际效果反差之大，使得人们已经逐步开始觉醒。马克思理论这种狂妄的、强权的意识给中国社会、整个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



马克思成魔之路

马克思主义源自一个撒旦教秘密组织—很少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这一点。

马克思早年是一名基督徒。马克思第一部知名作品叫《基督徒们依据约翰福音15：1-14而合一：合一的意义、必要性及其影响》。里面有这样的话：“与基督的合一，既在和他紧密而鲜活的友谊之中，又在这样的事实当中：他总在我们眼前和我们心里。同时，我们被他的大爱占据，于是，通过那联合了我们、牺牲了自己的他，我们对兄弟真心相待。”

可见马克思知道人们表达兄弟情谊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基督教。马克思继续写道：“因此，与基督的合一，使我们的内在升华，使考验得到慰藉，使我们心灵敞开关爱他人——这不是因为我们骄傲或渴望名声，而是因为基督。”

几乎与此同时，马克思在《一个年轻人在择业前的思考》中写道：“宗教授予我们所有人向往的理想。他为全人类牺牲了自己。谁敢否认这一点？若我们选择的职业，能让我们把自己最好的给予人类，我们就不会在其重压下蹒跚行走，因为这是献给万物的牺牲。”马克思从高校毕业时，他的文凭里注明他的宗教知识：“他的基督教理知识，是明晰、且相当有根基的。而且他对基督教会的历史非常了解。”

然而，马克思获得文凭不久，一件非常灵异之事发生了。在Moses Hess于1841年把马克思导向社会主义信念之前，他已成为一名热烈的无神论者。这种性格转变，在其学生时代的后期表现出来。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后期的一篇论文中，六次重复“毁灭”一词—他的同学没任何一人在考试中使用此词。“毁灭”成了马克思的绰号。对他来说，想要毁灭是相当自然的，因为他说人类是“人类垃圾”，又说，“没有人来拜访我，我喜欢这样，因为现在的人类是（粗言秽语），他们是一群混蛋。”

那时，马克思在一首诗中写道：“我渴望向上帝复仇。”马克思相信上帝确实存在，虽然上帝从未伤害他，他却要与他争斗。马克思生于一个较富裕的家庭，他在童年时从未挨饿，在学生时代的生活又比他的朋友们好得多。那么，这可怕的对神的仇恨从何而来？

马克思在某个时期最亲密的朋友Bakunin写道：“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

为何马克思想要这样一个王座？马克思在其学生时代写的一个剧本中，有著答案。这个剧本叫《Oulanem》。要理解这个题名，需要知道如下之事：

撒旦教有一种祭仪叫“黑色聚会”。在此仪式中，撒旦教牧师于午夜时进行念诵。黑色蜡烛被颠倒放置于烛台上，祭师反穿著长袍，照著祈祷书念诵，但念诵顺序是完全颠倒的，包括神、耶稣、玛利亚的圣名，都倒过来念。一个十字架被颠倒放置或被踩在脚下，一件从教堂偷来的圣器被刻上撒旦之名，用于仿冒的交流。在这“黑色聚会”中，一部《圣经》会被焚毁。所有在场者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不好事。然后，他们进行纵欲狂欢。

“Oulanem”就是将圣名“Emmanuel”调乱来写。Emmanuel是耶稣在《圣经》里的一个名字，其希伯来文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黑魔法认为这种颠倒之法是有效的。

撒旦教成员并非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死后生命。Oulanem，这个通过马克思来发言的“他”，并不否认死后的生命，而是认为死后生命充满最高的仇恨。对众魔而言，“永恒”意同“苦刑”。正是因此，众魔指责耶稣：“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到，你就来让我们受苦吗？”（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8：29）

在著名作家中，只有马克思称自己的作品为“屎”、“污秽之书”。他自觉、蓄意地将秽物给予他的读者。怪不得他的某些信徒，比如罗马尼亚和莫桑比克

共产党，强迫囚犯们吃自己的屎尿。

在《Oulanem》里，马克思做了魔鬼所做的事：他诅咒全人类下地狱。

在此时期，卡尔·马克思与其父的通信中，出现了一些灵异字句。马克思写道：“一层外壳脱落了，我的众圣之圣已被迫离开，新的灵必须来进驻。”这些话写于1837年11月10日，此前，这位年轻人已被承认为基督徒。他曾公开宣称基督住在他的心中，谁知没过多久就变成这样。是甚么新的灵取代了基督的位置呢？

马克思追求著一种帮助人类的理想，并认为宗教是实现此理想的障碍，所以他采取了反宗教的立场——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实际上，马克思憎恨所有神明，而且不堪听闻上帝。社会主义只是引诱无产阶级和知识份子去实现撒旦理想的圈套而已。

最后，马克思乾脆否认造物主的存在。如果造物主不存在，那就没人给我们戒律，我们也无须为任何人负责了。马克思宣言“共产主义者绝不宣扬道德”确认了这一点。

这里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实需要说明，那就是，马克思及其朋友，作为反对神明者，并非现代马克思主义者自称的无神论者。虽然马克思他们公开否认神明，但对于他们所憎恨的神的存在，他们从未怀疑过。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斥责资本家“占有在他们支配下的无产者们的妻女”。这种伪善也属于马克思的品格之一。

人们看到马克思全家郊游，都会有个女仆Helen，鸵鸟般负重，杯盘，食物，野餐用具，一应俱全伺候。法国左倾作家罗兰曾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篇小说里描写欧洲小贵族家庭女仆的惨境：白天过度劳累，夜间还要严防男主人骚扰，终于难逃魔掌，怀孕又怕女主人知晓，穿

肥大衣服坚持操劳，终于早产，把婴儿生在地板上，血流如注。左倾作家想不到笔下的流氓主人竟远不如“革命”导师马克思卑鄙。无论东西方雇佣工人，没有白干活不给工钱的，而这位独创“剩馀价值论”号召反剥削的理论大师却终其一生，没付给女仆一文工资，言行不一，理论与实际相反，一至于此。

马克思不仅无偿剥削女仆，还要强迫其充当性奴，产下私生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声誉，要恩格斯替罪，私生子用恩格斯的名字命名，由恩格斯寄养在工人之家。拉法格等宣传家还连篇称颂马克思与夫人燕妮的爱情如何纯洁、坚贞与伟大，马克思的情诗如何动人，纯真得能陶冶人的心灵。共产党表里不一，欺世盗名，自教父始。

Rolv Heuer 在《天才和富翁》一书中描述了马克思的挥霍生活：“他在柏林当学生时，马克思，这个依靠爹爹的孩子，每年得到700银元的零花钱。”这是个巨大的数目，因为在那时，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年收入超过300银元。而据马克思学院的资料，马克思一生中，从恩格斯那里获得了大约六百万法郎。一直需要经费的马克思，在股票交易中损失了大量钱财。身为经济学家，马克思却只懂怎么去亏钱。

马克思身为犹太人，却写了一本反犹太的书，名叫《犹太问题》。1856年，他在《纽约论坛报》的《俄国贷款》一文中写道：“我们知道，每个暴君背后都有一个犹太人，就像每个教皇背后都有一名耶稣会成员一样。耶稣会的军队扼杀了所有自由思想，于是，这被压抑的世界的欲望有机可乘了，若不是因为那些偷窃全人类财产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也无需挑起战争。怪不得1856年前，耶稣要把放高利贷者逐出耶路撒冷圣堂。他们就像暴君和暴政背后的当代高利贷者，他们的主体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能危及这世界的生命，这一事实，使我们必须揭露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的企图，以此臭气唤起全世界工人与

他们作战，并将这癌肿彻底消灭。”

希特勒有说过比这更坏的话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在《纽约论坛报》发表文章，但署名都是马克思。）

奇怪的是，马克思也写了相反的东西。他在《资本论》卷一·“制造业的资本主义特质”一节，写道：“上帝的选民（指犹太人）额上写著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

研究当代经济学史的学者已经证实，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说甚么英国劳工的处境水深火热之时，有很充足的经济统计证据表明，英国劳工的工资实际上是在增长的。可是类似这样的事实，马克思故意视而不见。马克思特别害怕自由民主国家对国民福利的重视。

马克思给黑人贴上“白痴”的标签，在私人信件里，他还经常使用侮辱性的词“黑鬼”。他称其对手Lassalle为“那个犹太黑鬼”并很清楚地表明，这不只是针对一个人的蔑称而已：“对我来说，这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因为他的头形和头发纹理显示，他是那些参加了摩西的出埃及之行的黑鬼的后代，除非他老妈或祖母跟黑鬼杂交过...这家伙的粗鲁也跟黑鬼一样。”

马克思最喜爱的女儿Eleanor在马克思同意下，嫁给Edward Eveling。此人曾作《神的坏》之类主题的演讲。（这正是撒旦教徒所做的事。与无神论者不同，他们不否认神的存在。除了欺骗别人，他们自知神是存在的，只是把神说成坏的。）

美国人Sergius Riis将军曾是马克思的信徒。听闻马克思的死讯后，他颇为哀伤，因而去了伦敦，拜访他所景仰的导师的故居。马克思家人已搬走，他唯一能见到的人是马克思的前女佣Helen Demuth。她说了一些有关马克思的惊人之语：“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著带子，面对著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

马克思支持英国鸦片战争侵略中国

马克思是大英帝国的“全球化”的辩护者，他为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辩护。在许多关于世界革命可能性的虚张声势中，马克思赞美鸦片战争把中国投入大混乱状态。他声称英国是在推进中国的文明，通过消灭中国的古老文化，打开中国的门户来迎接国际经济。他甚至赞许地报导，英国的政策造成了中国这麽多失业人口，这样中国难民才能被用来在全世界做奴工。

在当时的英国，主流民众狂热地支持第一次鸦片战争（而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则有游行示威反对），作为此等种族主义的反映，马克思为英国强迫中国吸毒一事辩护道：

“无论他们认为是甚麽社会、宗教、朝代、或国家形态的原因，导致了中国过往十年来的慢性反抗，以及现在聚拢而来的慢性反抗，以及现在聚拢的发生，无疑得益于英国的大炮将一种名叫鸦片的催眠药品强加给中国。在英国的武力面

（原文节录自阿波罗网站：http://www.aboluowang.com/comment/data/2010/1107/article_17794.html）

头上缠著带子，那似乎是正统犹太教徒在早晨祈祷时佩戴的护身符。但是，马克思早已受洗于基督教，他从未修习犹太教，而且后来还成了反对神的人。他写了多本反对宗教信仰的书，还把他所有子女都培养成了无神论者。那么，这个被无知女佣看作祈祷的仪式，究竟是甚么呢？犹太教徒祈祷时，虽然头带护身符，但通常不会在面前放一排蜡烛。这会不会是某种魔法仪式呢？

在《共产主义宣言》中，马克思清楚表明他想要消灭所有宗教，但他妻子却称他为高级牧师和主教，是哪个教的牧师和主教？为何要给这样一名众所周知的无神论者写牧师信？那些信在何处？

马克思生命中的这个时期是尚未被探索的。无疑，一些给马克思写传记的人已猜到马克思与魔鬼崇拜有关，但由于灵性知识不足，他们未能完全理解眼前的事实。

（原文节录自阿波罗网站：http://www.aboluowang.com/news/data/2010/0608/article_101570.html）